



小江湖

烟波客 著

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

第18章 太极神剑

都满和哈哈大笑说道：“玉格格，不！小侄女、老都服了！你就是将军府的穆桂英！”他不仅是保泰的密友，在保泰随左宗棠平息新疆阿古柏叛乱时，他是保泰手下的一营管带，作战勇猛身先士卒，达板城一役不仅救了保泰的命，率他那一营浴血奋战，转败为胜，保泰在这一战役中立了大功。

新疆平叛是清政府制止民族分裂。反抗沙俄侵略的正义之战。保泰在皇族中的威望一日千里、由参将、总兵、提督、副都统，直到封一品将军，镇守一方。

都满和也由管带连升几级，做了中军副将，保泰视他为副手，两人又是莫逆之交，才接了怡玉的话。他也十分喜爱怡玉，认为，她淘气是淘气，做出事来往往往出人意料，也工于心计，情不自禁的当面夸奖。

怡玉脸儿绯红，对夫人说道：“伯母，咱们走吧，剩下的都是他们大男人的事了！”又是撒娇。说着，挽起夫人，笑着走出大厅。大厅里留下她银铃似的笑声。

怡玉和夫人刚从侧门出了大厅，知府求见，他一再道歉，

说自己对下管教不严，冒犯了公子，小姐。

保泰对新上任不久的知府客气地说了儿子，侄女化装出游的起因、目的，说道：“虽然孩子气却用心良苦。刁三虎抓的是老夫的儿子、侄女，如是普通的百姓后果将如何？人，请知府大人带回，刁三虎欺压百姓、无视国法，必须按律严办，老夫要知道结果！”

知府见将军大人如此留情面，诺诺连声而退。

都满和向保泰深深一揖，说道：“末将有事相求？”

“末将膝下只有一女，比玉格格小一岁，末将也教她习武，读书。末将乃一介武夫，斗大的字识不了半升。请大人赏脸，能让小女一起，跟玉格格一同读书，习武。”

保泰哈哈大笑说道：“些许小事也值得老弟如此客气，我立即对你嫂夫人说，收拾出一处闺房，明日就请小姐过府。”

三日后都满和夫妇送女儿都兰来将军府，怡玉和都兰见礼，她细细地端详，见都兰面如白玉，笑靥承露，一双俊俏俏的杏眼儿闪着长睫，两道柳叶长眉神动似语，怡玉闪电似的闪过一个念头——移花接木。

都兰也正看着怡玉，她听父亲赞誉过怡玉，早就神往。见她比自己想象的更美，说道：“请玉姐姐多教诲。”

怡玉拉住都兰的手，天真的笑道：“不要这么说，兰妹不跟姐姐学淘气了，姐姐就满意了。”问了都兰的芳龄、芳名，正读何书，习不习武，会不会女红，是否也化装游历。

都兰都一一作答。

两个小女儿，一见如故，情切切、意绵绵、娓娓相叙，旁若无人。突然，怡玉给堂上端坐的两对夫妇行礼，说道：“玉儿同兰妹一见如故，玉儿有个请求，愿同兰妹结拜，请四位老人家示下。”

保泰先拍手赞成，都氏伉俪求之不得。

怡玉在都兰耳根上轻轻说道：“愿我们情如骨肉，永不分离，你出阁择婿，就同姐姐共事一人。”

都兰已解儿女之情，也知道娥皇、女英的故事，晕满双颊地瞥了乌合。

怡玉又悄悄说道：“我同哥哥朝夕相伴，也无女儿家的羞态。”她大声说，“兰妹，还不给哥哥行大礼。”

出身武学世家的都兰，也不似一般女孩儿那样矜持作态，大大方方给乌合行了礼。

夫人命仆人摆宴，赠给都兰许多贵重礼物。

都满和已命随从取来两口宝剑，剑分雌雄，他拿起一口说道：“这是我先祖留下的两口剑，我将其中一口赠给玉儿，望你们情如骨肉，文武兼备，胜过男儿！”

怡玉接剑，长眉微扬，剑已出鞘，剑身似水，一道青光，射出丈外。确是一口宝剑，插剑入鞘，说道：“叔父，剑是宝剑，玉儿十分喜悦，玉儿学的剑术更适用短剑，此剑正合哥哥用，望哥哥不负伯父之望，仗三尺青锋，继承父业立盖世之功！”她转身，说道，“请哥哥接剑！”

乌合稍一迟疑，怡玉脸儿绯红，说道，“请哥哥接剑！”乌合似有所悟、想道：玉妹以此剑作为定情信物，我岂能不接。郑重接剑。

保泰、都满和哈哈 大笑。

在几日的相处中，怡玉发现都兰常把一双俊俏俏的杏眼瞥向乌合，是那样羞羞答答。

怡玉悄悄对她说道：“兰妹，我也是他的小妹呀！这样下去，能在一起谈经论史，切磋武学吗。”

都兰见怡玉同乌合耳鬓厮磨，亲如兄妹，也就释然了。

这日、都兰、桂菊、桂莲在庭院练剑，怡玉和乌合在书房填词，怡玉突然问乌合：“兰妹美吗。”

美是很美，在姑娘中也是一流的。”乌合目视着怡玉，摇了摇头，说道：“至于文才嘛、远不如桂菊、桂莲二位妹妹。”

怡玉笑着说道：“三年之内，也许在两年之内，妹还哥哥一位才貌双全，琴棋书画无一不精的兰妹如何？”

乌合憨厚的问道：“都叔父是把兰妹交你调教，如说‘还’，也应还给都叔父。”

怡玉笑说道：“我的憨哥哥、难道你还不明白……”悄悄说了结拜那日同都兰耳语那番话，乌合摇着头说道：“玉妹——”

“难道哥哥不感谢小妹的盛意？”

“玉妹呀！玉妹？难道你真不知我的心，我……”

“哥！你倒是说呀！”

“我只钟情玉妹一人，为妹赴……”

“哥哥！妹问你，有朝一日你将如何对桂菊姐，莲姐？”

乌合脸儿飞红，说道：“菊、莲二位妹妹也是当代才女，你们三人是不能分离的了。兄敢对天盟誓，将来会以二房夫人之礼对待二位妹妹。”

怡玉心头一颤，深感内疚，闪电似的想着如果自己真是那个怡玉，定会效法文君，携菊、莲二位姐姐，同乌合觅一山明水秀之乡，偕百年之好，以谢知遇，以报知己。

乌合见她面色突变。以为又说错了话，得罪了他的玉妹，拉住了怡玉的手。他的文采虽优，但在这儿女情长上却拙于言词，已窘红了脸。

怡玉说：“哥！你听妹说，妹对哥的情谊刻骨铭心，也代菊、莲二位姐姐谢哥哥盛情，可是哥哥你想没想，菊莲二位姐姐同妹共过患难，我的母亲和大姐从未把他们视为奴婢。大姐还亲

自教他们读书，授以武功。他们如做玉儿的陪嫁，只能为玉儿夫婿的侍妾。你听说过雍正朝两江总督尹继善的故事吗？他是庶出，他的生母是丫头出身，儿子贵为封疆大吏，起居应酬，她的母亲仍然青衣侍立。菊、莲二位姐姐如是那样的归宿。妹将抱恨终生。”

“先不要让菊、莲二位妹妹陪嫁？然后我跪请岳母大人将他们收为义女，再请媒人去茂林庄，以六礼迎娶之。”乌合敞开心扉，一口气说了这番话。

“哥又错了……请让小妹言毕其词，我说了，在家时妈妈也没把他们做青衣侍女待，菊姐还伴大姐去过日本。妈妈也早有此意，如将他们收为义女，他们就是钮祜禄氏家族的格格，焉能一家姐妹嫁给哥哥一人。”

乌合回忆起结识怡玉后的情景，怡荣姐妹过府相亲时，桂菊、桂莲虽是青衣小鬟装束，腕上的金镯和怡玉一样，也是镶珠嵌玉，诚然，自己并没注意这些末节，是事后春梅和母亲议论时听到的。初访督办府时，发现桂菊、桂莲衣着，装饰和怡玉相差无几，怡玉寄居以来，谁都看出来了，他们三人确是亲如骨肉。菊、莲逐渐显露出来的才华，就是名门闺秀，也不可同日而语。怡玉虽说过他们不能分离的话，如果菊、莲是那样的归宿，以怡玉之性情，确是不可理解。不禁向道：“那应如何呢？”

“哥哥没有理解妹之意，未结识兰妹之前，妹一虑到菊、莲二位姐姐的归宿，就难能入梦，结识兰妹之后，决心同兰妹为伴，居之于右也心甘情愿，妹也知兄只钟情 怡玉一人，但以妹度量，兄也绝非对菊、莲二位姐姐无情，你说是吗？”

乌合颌说道：“兄对妹向来剖肝沥胆，有妹这样的伴侣，再得菊、莲二位妹妹那样的才女、兄一生尚有何求。功名啊！富贵呀！权势哪！那又算何物呢？”他真诚的吐露了心曲，倾诉了

爱。

怡玉从乌合掌握中抽出双手，握住乌合的双手说道：“哥哥！请你尊重妹的意愿，让菊、莲二位姐姐有个好归宿，妹将铭记终生。还要象怜惜怡玉那样怜惜兰妹，你答应吗？”

“我答应！我这就禀告母亲，请母亲将他们收为义女。”

“哥哥！你又错了，我的老母早有此意，伯母真的那样做了，岂不是夺人之所爱，伯母也不会的。”

“都依你。”

“你真是妹的好哥哥！”

自此以后，怡玉也以笔帽点书之法，让都兰背书，象设馆的先生为她讲书。教都兰丹青，为她讲解“官商”韵律、教她抚琴品箫。

都兰十分勤奋，她练的也是太祖那套剑术，乌合也悉心指点。怡玉也教她“太极十三剑”。

桂菊不解地问怡玉：“玉儿，你真在传兰小姐‘十三式’！”

怡玉笑道：“菊姐忌妒了。我只教她第六式中败中取胜的那三招？”

都兰聪明绝顶，又得遇名师，腊月二十三前学业有了长进，琴、画也入了门径，太祖那套剑术更加纯熟。乌合把怡玉改的那三招也尽心相授。

按风俗，过了腊月二十三设馆的先生也要为学童放年假，转年正月十七开学。

保泰传下话，也要为乌合他们放年假。夫人也说，除了忙年也要让怡玉他们尽情地玩耍。问都兰回不回家？

都兰说要跟玉姐姐读书、学画，夫人再没说什么。

乌合听说后也很喜悦，悄悄把怡玉那番话告诉了母亲，夫人从心底感激怡玉，保泰自然也知道了，连夸怡玉是个奇女

子，使他满意的是，如果和都满和成了儿女亲家，他更会为自己效死力。乘公务之余，向都满和讲了怡玉如何教都兰读书、作画、学琴、练剑。

都满和连连称谢。

保泰说道：“还有你预料不到的，都老弟猜猜。”

都满和猜了几猜，自然猜不中。保泰原本本地说了怡玉和乌合都兰说的那番话。他说道：“你嫂夫人知道后悄悄问玉儿，都兰，‘女儿和兰妹一见如故，为何不能效法古人’。还说，‘原本不计较谁长谁次，可惜我比兰妹痴长一岁，不然为了兰妹，愿居于右。伯母如不信可以向都府派媒人。’”

都满和喜形于色，也原想同保泰结成儿女亲家，一是女儿尚幼；二是怕担攀高结贵之嫌。未想中途来了个怡玉，起初也有些不自在，当看到怡玉的才貌，妒意全消，认为是一桩金童配玉女的美满姻缘。未想到送女儿跟怡玉读书、习武、两人结拜，怡玉竟有此举，说道：“我怎敢僭越？”他原想接都兰回家过年，提也未提。他说道：“玉格格真有许多奇处，真使人料不到。”

保泰笑道：“玉儿也有她自己的深意，你嫂夫人试探着问她如何对待桂菊、桂莲。她噙着泪说道：，菊姐、莲姐自幼同儿相伴，同哥哥比剑定情之后，儿就为她们的归宿朝思夜想，当时我是想让菊、莲二位姐姐陪嫁，后来经过三思，二位姐姐是才女，让她们做小一是屈才，二也淡了我们的骨肉之情。未想到天赐兰妹，儿终于在瞬间下了决心终生同兰妹为伴。我是想，象我们这人家，哥哥再高中，如果没有侍妾，有人会说儿独霸闺房。伯母请想，做为女儿家，谁也不愿被人分走夫婿的爱。自有兰妹，一是我们投缘，二是兰妹美如天人，如果我们共事夫婿，哥哥还忍心纳妾吗。再说都叔和伯父是生死之交，也该

结成儿女亲家。至于菊、莲二位姐姐，侍哥哥公车北上，儿携他们归茂林庄，请求母亲收他们做义女，让他们先儿出嫁，母亲也多个依靠。”

保泰再须说道：“最初我听玉儿和兰儿、合儿说的那番话，也觉得玉儿奇得出奇。听了这番话，又想到梅儿这件事，我方深信不疑。你还没看见她是如何逼兰儿背书哪！比逼合儿逼得还紧。你听说过，她逼合儿背书一日二十五页，那日合儿没背下来险些被他罚了饭。如今她逼兰儿背书，一日三十五页，那日兰儿一段书没背下来，她陪到三更。她说，‘兰儿三年内之学如不超过菊姐、莲姐，我就一世不见都叔父。’你说这女孩儿奇不奇。”

都满和赞叹道：“玉儿真是热心肠，真有相见恨晚之感。”

原来怡玉和都兰结拜的当夜，就把自己“移花接木”之想告诉了桂菊、桂莲。

桂菊听后放了心，可是也忧虑，她说：“乌合迟早会对夫人讲，就是他一时不对夫人讲，兰小姐也会对她母亲讲。将军，中军迟早也会知道，他们会对玉儿的行为生疑。”

“是啊！我当时只是想如何报答乌合，思虑确是欠周详，菊姐、莲姐这如何是好呢？”

桂菊说道：“是否——”

三人经过密议才由怡玉和乌合说了那番话。

转眼就是戊申新年。元月初二，乌合携怡玉去都府拜年，都兰自然相伴，在都府只住了一日。都兰也要随怡玉回将军府，她悄悄对母亲说道：“妈妈请恕儿不孝，玉姐姐除夕，年初一伯父、大哥祭祖先时她还在绣房教我。”她面泛桃花，羞容答答地说道，“玉姐姐说了，让我超过哥哥，不然会欺负咱的。”

都兰娘说道：“去吧，把你交给玉儿娘放心。”

怡玉笑着问都兰：“和婢娘说悄悄话，不能让我也听听？”都兰面泛桃花，垂下头。

都氏夫妇也来将军府贺年。保泰听说都兰学业上有所长进，也想在朋友面前夸怡玉，有意考问都兰。都兰认真回答考试，保泰连说很好。然后又问武功是如何练的，乌合笑着说道：“何不让兰妹实地演一演呢？”

保泰，都满和都是尚武的，自然答应。

怡玉拉着都兰说道：“走！咱们去更衣。”她回眸一笑说道：“这哪是考兰妹，是伯父和都叔父串通了，要考我这不称职的‘老师’。”自己先笑的弯了腰。

保泰、都满和哈哈大笑，两位夫人也笑了。

都夫人说道：“玉儿真有趣，夫人真有福。”

“是啊！有她在膝前伴双亲，我也觉得年青了许多。”

两位少女一身戎装进入大厅。都兰向众人施礼后步出大厅。人们都跟出来站在前廊下。

都兰一招一式演了太祖创的那套剑术。保泰夸奖了一番。都满和十分喜悦，说了几句还要苦练的话。

怡玉笑着说道：“都叔，你既然评论了，敢不敢和兰妹比比？！”一付挑战的神态。

都满和哈哈大笑说道：“让你‘徒弟’考较我。她不是我的对手，我经她喂喂招还可以。”

“都叔，你可不要把话说过了头，你如败在兰妹剑下呢？”乌合认真地说道。

都满和哈哈大笑、说道：“我会败在兰儿剑下！”他摇头说道，“笑话！笑话！”

这时桂菊大大方方走到都满和面前，深施一礼说道：“中军大人，这种场合本没婢子说话的份儿，婢子有句话说了，请

大人，都夫人，老爷，夫人，少爷，三位小姐，还有林姑老爷，恕婢子多嘴之罪。”

都满和哈哈大笑说道：“菊姑娘，有话尽管说，错了老都担着。”

桂菊又施一礼郑重地说道：“依婢子度量大人准定败在兰小姐剑下！”

都满和哈哈大笑说道：“菊姑娘，我要和玉儿比剑，准败我信。”他盯着桂菊，“菊姑娘亲自下场，三五十个回合之内，我也许败了，长了你也不是对手。”

“大人不服就请和兰小姐比比。”桂菊也是一付挑战的神态，天真烂漫之态，更似她的主人。

保泰细心观察，见都兰握剑，在庭院跃跃欲试。怡玉笑眯眯地向桂莲递眼神，又悄悄和乌合耳语。恍然大悟。对都满和说道：“老都，千万不要上了几个孩子的当，这剑比不得，我看你必败无疑问。”

“此话当真？”都满和哈哈大笑，“我明白了，他们是串通了，让兰儿考较我。”他向桂莲，“莲姑娘！你也是其中一个，你说是吗？”

桂莲忙施礼说道：“大人猜着了！桂菊姐激你，你不下场，再由婢子激你。”请恕婢子和菊姐冒犯，这是我家小姐和少爷商量好的。起初兰小姐还很犹豫。我家小姐和少爷说，切磋武学不分长幼，怕啥！总之，是要激你和兰小姐比剑，大人请看，兰小姐等你下场哪！”脆快之极。

“好！好！这剑我比定了！”

桂菊、桂莲伺候都满和脱去长衣。

都满和抽出佩剑，正欲去向院心。

保泰说道：“且慢！”

“大哥有何见教！”

“你如败在兰儿剑下，拿何物谢兰儿的‘师父’。以何物谢两位陪练的姑娘。”

都满和大笑说道：“我会败？”

“先不要吹嘛！你败了呢？”

都满和想了想说道：“金银嘛？他们不希罕，首饰也是一样。这么办吧，我老都只有一女。桂菊、桂莲虽是下人，文才武功远超过大家闺秀。我就收他们做义女。”他问怡玉，“玉儿你可舍得？”他见怡玉从未这样犹豫过，“今后还让她二个同你相伴，何况兰儿早已同他们亲如姐妹。”他确是从心里喜欢桂菊、桂莲，何况他已知道了怡玉对两姑娘的“心意”。才决心收他们为义女，以增进玉、兰两位小女儿的感情。

怡玉“串通”乌合“导演”比剑，是和桂菊、桂莲商定的。有更长远的谋划，没料到都满和竟有此举，她装做沉思，反复权衡了利弊。下了决心，走到夫人面前，郑重地说道：“都叔父的话伯母都听到了，玉儿不敢擅自做主，请示下。”

夫人笑着说道：“只要你无异议。桂菊、桂莲二位姑娘亦无异议，这是好事呀？”

怡玉又走到都满和面前，说道：“都叔父我答应了。菊、莲二位姐姐自幼孤苦，也自幼同侄女儿相伴，名义上是主仆，情义上是手足，我替二位姐姐谢谢你了。可有一节，你可不准为得两位女儿，有意败给兰儿。”

都满和哈哈大笑，说道：“人们都说玉儿工于心计。放心吧，认真切磋武功，亲生女儿也不能相让，我就胜了兰儿也要收桂菊、桂莲为义女。”

乌合过来说道：“兰妹的雌剑是宝剑，占了便宜，请叔父用这把。”都满和哈哈大笑接过宝剑。

都夫人看看丈夫，看看女儿，怡玉理解她的心情，说道：“婢娘放心吧，绝对伤不着谁，何况我在一旁观阵，一旦出了危险我会解拆的。”都夫人回视保泰，保泰轻轻颌首。

都满和剑已出鞘，大踏步走到庭心，怡玉提短剑跟在他后面。

阖府的人听说中军父女要比剑，不当值的侍卫，军官都来观看，偌大的一所庭院的三面廊下站满了人，前庭站着保泰夫妇，都夫人，乌合、林清夫妇和桂菊、桂莲。林清对乌合说道：“合弟，兰妹不是中军大人的对手。”

“何以见得？”保泰问。

“他们父女用的是同一套剑术。中军大人不仅有临阵经验，太祖爷那套剑术让他使得出神入化。已浸淫了数十年。虽说兰妹七岁学剑，也只有六年的功夫，而且是中军大人教习。”

保泰笑道：“清儿！你看着吧！兰儿准赢。”

此刻，庭心父女亮开“起手式”，都满和说道：“兰儿你小心了！”运剑如风，毫不客气地迎面刺向都兰。他把太祖的一套剑术施展开，剑影如山，压向都兰。

都兰也不示弱，运剑守住门户，快如灵猫，捷如飞鸟，闪避着父亲的击、刺、劈、挑。

父女双方都熟悉对方的剑招，都能料“敌”机先，谁也不能用巧招。可是都满和的剑势凌厉。招招抢攻。都兰虽没有父亲的剑招凌厉，在解拆开父亲剑招的同时，不时伺机反击上两剑。四十几个回合之后，都满和不仅没有击败女儿，一时大意反被她抢了先手。他大半生戎马，久经大敌，临阵经验丰富，立即守住门户同女儿游斗，待她力气衰竭再逼她撒手弃剑。

父女比剑虽不是战场拼杀，却也是剑光闪闪、金风飒飒、扣人心弦。都兰得手攻上两剑，四周一齐叫好，欢声如雷，为她

助威。

都满和看出，女儿在祖传剑术上有些招数揉进了内家剑法，更不忙于取胜，紧守门户，同她缠斗。

保泰也琢磨都兰的一招一式，早已看出她剑招中揉进“十三剑”的心法，不禁暗暗佩服怡玉，见她握着短剑全神贯注地看着中军父女比剑，他们又斗了四十余个回合，都兰已气喘喘嘘嘘，林青轻呼：“不好！兰儿要败！”

保泰父子几乎是同时说道：“不见得！”

都满和见女儿力衰，运剑如风，转守为攻。都兰守住门户，又连着拆了十几招，突然都兰剑走轻灵，刷刷刷三剑。

都满和竭力架开，这快如疾风的三剑，都兰侧身，一招“白鹤亮翅”，剑锋斜劈，门户洞开，半个身子已敞开，都满和进步欺身，说道：“兰儿还不弃剑！”都兰“白鹤亮翅”只用了半招，只见她微一撤步，反削出的剑似在回抽，巧妙的是改抽为削，“还是阿玛撒剑吧！”剑光一闪向都满和小臂劈下。他已来不及招架，只好弃剑。

都满和哈哈大笑说道：“我认输，我认输！好一个败中取胜！”他回头对怡玉说道：“我败在兰儿剑下，不如说败给了她的‘师父’。一个多月玉儿将兰儿调教到如此程度，真是佩服。”

保泰比任何人都兴奋，他满面笑容地说道：“老都，你在剑术上并没败，是中了兰儿的诱‘敌’之计，你看她累吗。”

都满和细看和自己斗了百余个回合的女儿。仍是气不涌出，面不改色，秀眉微扬，笑靥如花。

都兰说道：“阿玛！这是玉姐姐教的。她说父亲有临敌经验，不象合哥哥，出手就用那五招，会被识破。”

人们进入大厅，落座后，怡玉对桂菊，桂莲说道：“二位姐姐，还不快磕头！”

桂菊、桂莲依次给都氏夫妇、保泰夫妇、乌合及林清夫妇行了大礼。都兰拜了二位义姐。

怡玉走到桂菊、桂莲面前，说道：“二位姐姐请受玉儿一拜。”跪倒在地行了大礼，桂菊、桂莲将她扶起来，她的嘴角上挂着一丝微笑，而眼中却泛着一层湖光潋滟似的薄薄泪水。桂菊、桂莲两双澄如湖水的目光也似蒙上了一层轻雾。他们从各自的目光中，都意会了各自的真实感情。

玉梅，携着桂菊、桂莲的手去夫人卧室更衣。

玉梅对怡玉成就自己的良缘刻骨铭心，对桂菊的从中周旋也铭刻心中，见她脱离了奴才的地位，一步登天十分喜悦。夫人的“家底儿”她都知道。找出夫人少女时期的新衣，春娥，春兰忙着为都府二位义小姐梳妆，怡玉、都兰也来了。

正逢新正贵族小姐都是大妆。桂菊、桂莲被曹氏夫人收养之前，是汉族幼女，正值缠足年令，被收养后放了足，又练了一身武功。春桃等伏侍着穿上“高底儿”，两位少女竟不会走路。

怡玉、都兰教他们如何起步。桂菊想那日怡玉对春娥，春兰说的“穿高底儿是扭给男人们看”的话，情不自禁地笑起来。

都兰问“菊姐，为何发笑？”

桂菊说道：“问你的玉姐姐。”

都兰看着怡玉。她说道：“快走吧？正等着我们入席哪？”她冲着都兰一笑，在她耳根上说了那话儿，都兰笑的花枝招展。

玉梅一行由大群侍女簇拥着来到前厅，两位夫人细细地端详桂菊、桂莲。见他们盛妆淡抹，如同一对出水的芙蓉。

桂菊、桂莲大大方方的向长辈们行屈膝礼，坐在都夫人下侧。都兰无论如何也不允许，说他们是姐姐。

怡玉说道：“菊姐、莲姐，就不要谦让了。这也是兰儿知礼

之处。”桂菊、桂莲重新入席，玉梅也被怡玉按于夫人上首。

保泰、都满和、林清、乌合一席。席完毕，保泰说道：“老都，今日我陪你，咱们是一醉方休！”

都满和比任何人都喜悦，开怀畅饮，林清却只是把酒杯沾沾唇。怡玉暗自点头，“林清不凡。”

两位夫人暗中审度桂菊、桂莲，见他们既没有一步登天的喜悦，也没有作态矜夸。少女的天真中，又透着端庄淡雅。都夫人的喜悦不亚于丈夫。她为女儿长进高兴，又收了两位才貌双全的义女，她不断问菊妹、桂莲喜欢吃什么，往他们吃碟里夹菜。

玉梅打趣地说道：“婶娘有了菊妹、莲妹两位闺女，把兰妹也冷落了。”

都兰忘情地说道：“那才好哩！我也好一心一意地跟玉姐读书。”

玉梅笑着说道：“兰儿小心眼儿我知道，担心你的文才赶不上你的玉姐姐。”

都兰的双颊不知道是酒晕还是羞晕，艳如重脂，更加忘情地说道：“我可不象梅大姐，只顾恋着梅姐夫，这些日子书也不背了！玉梅脸儿飞红，瞥了丈夫一眼，都兰笑着说道，“不用偷着看。”她对临席的林清说道，“梅姐夫，你说是也不是？”

林清笑而不语。

怡玉站起来，拍着手说道：“咋样，兰儿跟我学坏了不是”两位夫人停箸看着两个小女儿说笑。

怡玉对林清说道：“梅姐夫，你不要只顾装着闷头喝酒，你说兰儿的话是也不是？”

林清放下杯箸说道：“我是真诚希望，你们的梅大姐跟你们多读点书。”他客气地拱手说道，“我也望你们不吝赠教。”

保泰也听说玉梅早就跟桂菊读书，识字，加之林清被提拔，更加忠于职守，公余之余认真读书，习武，很是满意。他对玉梅说道：“梅儿，听说你跟菊儿读书，我很满意，读书就要认真读，持之以恒才能学有所成。”

玉梅站起身说道：“女儿记住父亲的教导。”夫人笑道：“几个孩子打趣儿，老爷倒认起真来，这年前年后还不都是梅儿操持。就是如此，她每晚还要写一两张仿。”

保泰哈哈大笑说道：“是了！是了！夫人不说我倒忘了。女子无才便是德，我倒是不以为然。我就喜欢菊儿、莲儿，结果被老都抢去了，过了十六梅儿也进书房，只要她肯学，你们又肯教，也会学有所成的。”

玉梅是幸福的，林清虽然公务繁忙，也知道怜香惜玉软语温存。自己虽是皇族近支的义女，总觉得配他有愧，跟桂菊努力读书。忙站起来说道：“女儿记住父亲的教导！”

怡玉看着保泰心想：“此老确系不凡，处处不同于那些腐败的官僚……她站起身说道，“梅姐夫，你可都听到了，梅大姐跟菊姐读书，回去晚了可不准象那夜，打发小丫鬟去找……”

夫人笑着说道：“玉儿真能编排，那是我打发去的。”

怡玉绷着脸，对林清说道：“梅姐夫，你不要装听不见，你说！你说呀！”

都兰也站起身，说道：“梅姐夫，你倒是说呀！”

两对夫妇停下杯箸看着两个小女儿，同他们的姐夫噓戏，也尽享了天伦之乐。玉梅垂头幸福地微笑着。林清离席，深深一揖说道：“我谢谢几位妹妹对她的栽培。”

怡玉笑着说道：“冲你这一揖，我保菊姐在三年后还你个才女。”都兰抢着说道：“菊姐你可答应？”桂菊站起来说道：“义不容辞！梅姐夫，虽说男儿一揖值千金，三年后菊儿还你位